

有限的交往

楚 尘

海天出版社

断裂丛书
韩东主编

责任编辑:徐丹娜
封面设计:欧 宁
责任技编:陈 炯
责任校对:张 玫 陈敏宜

书 名 有限的交往

著(编)者 楚 尘
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
地 址: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
邮 编:518026
印 刷 者 大公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 11.125
字 数 266(千)
版 次 1999年3月第1版
印 次 1999年3月第1次
印 数 1—5000册

I S B N 7-80615-972-X/1·265
定 价 16.50元

一种现实与一种可能

李小山

生活中的楚尘充满紧张和焦躁，处于无终结的思虑之中。我以为有一种人天生适合写小说，不妨说楚尘便是很好的（甚至是极端的）例子。一个写小说的人需要某种不安分的自虐，我想说的是，这种自虐几乎是与生俱来的，带有某些令人惊讶的醒目的色泽。如果有一天楚尘突然成了我们文坛的佼佼者，至少与他这样的天性有部分关联。另一方面，楚尘拥有较为敏锐的感受能力，它不需要依靠深思，不带很多理性，仅仅是悟性本身，便像一张无形的网，囊括了他的生存现实。我说他的现实是一种可能的现实，或者说是一种现实的可能——因为，楚尘的双脚时常踩在梦游之地，正如他在多个雾气蒙蒙的深夜，独自一人在阒寂的街头踽踽而行。我看到这么个朦朦胧胧的身影，疑惑地发问，是不是某种怪癖导致了反常，或者“弗洛伊德式”情结的真实体现，还是有意作秀和自我表现？——很大程度上，楚尘确实被他梦游般的情绪笼罩着，不能设想，有一天蓦然清醒了，他会是什么样一副面孔，他的作品会给我们带来不期而遇的惊喜抑

或彻底的失望？

写作没有终点，(可能)连起点也没有。写作在作家生活中的某个阶段突然呈现，具有神秘的意味——我说的是真正的写作。其实许多已经博得世俗名声的所谓作家根本没有进入写作，他们像训练有素的鹦鹉，像面对命题试卷的稚童，他们的写作就是写作的缺失，这个时代过后，人们将目瞪口呆望见大量堆砌的“写作”竟是一片空白。然而我相信，在这一片空白的后面，真正的写作终于浮现出来了，我是说，这是一种被写作的历史所证明的具有意义的写作，它不是被一时的阅读所公认的，不是被体制的模式所修筑的，不是被观念形态所劫持的——它回到了它原本的位置，给个人的想象和激情提供了实验的广阔场所，因此它是自主而不受任何约束的。我当然不能指认楚尘是一个尖端的实例，作家的成长与没落同样难以捉摸，一个好好的苗子会被莫名其妙的原因扼杀掉，我曾经看到许多流星在眼前一闪而过。

我记得楚尘不止一次沮丧地抱怨，一篇被周围朋友看好的作品却往往给打回，编辑先生总是以一副善意的脸面，好心好意劝告：“作品不能这么写！”这是一种现实——我很清楚，楚尘的写作从一开始便注定是磕磕绊绊的，进两步退一步的，因为他对自己的定位很高，不管是出于孤傲，还是出于判断，总之我认为他的读者不会是广泛的和众多的，除非他将内心的自我作一次有效洗涤。我一直重复一个观点：中国文坛最大的实际问题不是颓废、疲软、丧失理想、道德失落；而是不丰富，是单色，是探索性不够。作家应该从各个角度，各个层面——从历史的、现实的、想象的、形式的，甚至从道德的反面、理想的反面丰富它完善它，使它的表现力和精神向度大大拓展。楚尘的写作或多或少给我们这么一种启示，一种若隐若现的可能。在有些篇幅和章节里，

我感受到(他那种比较出色的)情绪和思维的感染力,饱满和充沛的冲击力,令人信服的文字上的穿透力。是的——他眼下还无法做到完全的自信,做不到收放自如,信马由缰,(有时候)笔力不够灵活与强健,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经验积累偏少,写作阅历的长度不够所造成,但是跨越这样的障碍对他来说并非难事,以致我有把握地认为楚尘之“嫩”比之许多同代作者之“老练”可贵得多。生活中有一种人像高贵的鸟,爱惜羽毛胜过爱惜生命——楚尘让我看到他在追寻文学理想时如此执拗,不能容忍一丝不洁的杂质。尽管楚尘经常把自己的作品拿给朋友阅读,以期校正自己的“不正确”,但是没有谁动摇过他——真的,连他自己也没有动摇过自己,他执拗得厉害。正如他有一次模仿尼采的口气对我说,希望自己拥有强健的肺,去呼吸最高空那种最纯净的空气。

对于晚生代的写作,批评最多的是“缺乏生活”,我想这是一个问题。其实,作家面对存在说出他最为关注的东西,就叫做生活,生活是我们用以表达的对存在的抽象概念,它至少包含两个方面:其一,凡我们面临的一切——最大到最小,最虚到最实,都是生活(或生活的一个范围);其二,关注日常经验的某种状态,某种细节,并沉浸其间反思之,也是生活(或生活的一种类别)。换言之,生活既广无边际又细如针尖,既在我们之外又在我们之内,无处不在无时不在。如果说楚尘缺乏批评家们喋喋不休要求的所谓“生活”,意思不过是说,他更偏向于对个案事件和内心经验的把握,笔触直指心灵感受最敏锐的部分(及精神上的恍惚不安的神经末端),我不认为这么做有什么不好。一个作家的个人图式往往就是由这种特点体现出的。而且,我想强调一点,拿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作家的优劣高低——许多批评家正是这么做的,事实上非常荒唐。我不否认作品的社会化基础,以

及对公众事业的责任，写作者应该具有社会良知，然而文学既不是社会学资料，也不是统计学账本，连马克思都知道，文学的目的就是文学本身。

1998.10.16

目 录

迪迪之死·····	1
路过黄村·····	21
一天有多久·····	43
有限的交往·····	95
死者·····	119
王勃的几页往事·····	133
一个人的屈辱·····	147
病中一日·····	189
我们是自己的魔鬼·····	199
一九七六年的体育课·····	263
往骆驼村去或者到相反的方向·····	281
一条狗的青年时代·····	299

迪迪之死

我叫迪迪，生于一九九三年，死于一九九八年。

我五个月的时候，爸爸又把他那东西插进了妈妈的肚子里。妈妈当时非常为难，我听见她说该死的你别伤了我们的迪迪。那时候爸爸躺在妈妈的右侧，双手在妈妈的乳房和肚皮上滑来滑去，在他的宽大的手掌底下，在妈妈前所未有的充满油脂的肚皮下面，我觉得一丝温暖的舒适感正油然而生，但爸爸的双手很快改变了方向，他固执地要把那件事情办了。在与妈妈推推操操的过程中，妈妈的心很快就软了，她还是让他进去了，只是在爸爸抽动的过程中，妈妈不停地告诫他轻一点再轻

一点，不要伤了我们的迪迪。我对此早已见多不怪，我和这个世界已经接触五个多月了，爸爸的动作一天一天地被我熟悉，只是有一点让我不太明白，爸爸和妈妈为什么要重复这个单调而乏味的游戏？也许他们从未这么认为，但我还是觉得这种举动意思不大。爸爸还在动，瞧他干得多么带劲，额头上的汗正源源不断地往下流，妈妈的声音也变了很多，让我感到有些陌生，我觉得自己有好几次都被爸爸撞上了，头疼得很。五年之后，这毛病依然左右着我，我没有跟他们提起过，我不知道这叫什么，是一种病还是他们干那种事留下的后遗症？我的头长得扁扁的，但愿与此事无关。好在头疼的时间不长，有时候一晃就过去了，我要玩我自己的事情，也懒得再去想它了。我还以为世上的每个人都会这样的。我邻居家的小女孩珍珍比我大不了多少，她的头也是扁扁的，不过，她的妈妈在她的头上扎了根辫子，如果不是我的过分仔细，大概谁也不会发觉珍珍的头会和我一样。有一次在公园里一起玩，我摸了摸她的头，问她疼不疼，我还以为她也会和我有一些相同的感受。但是，她的举动让我非常失望，她根本就没有理睬我的提问，她说她妈从来不打她，也许，在她看来，只有挨打才有疼痛。看来，我们无法交流。

也许是我太过于年轻的缘故，我还是第一次向你们说一些关于我与父母们相处的故事，我经历、体验过的东西实在有限，望你们不必感到枯燥，原谅年幼的我。面对那从我身边逝去的短暂的五年时光，我仅能凭我的感觉和一些模糊的记忆，尽可能把一些大的事情说一说。当然，这都是一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啦。关于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，大概除了我，再也不会有人提起它们了。我的爸爸和妈妈现在和它们非常疏远，不是出于害怕而是为了逃避。我死去的那一年，我的家处于崩溃的边缘状态，我的妈妈差一点就要疯了，真是不幸之中的大

幸，妈妈好歹挺了下来；爸爸也好不了多少，他大概有半年时间再也没有去为他的学生上过一次课，那段时间，他几乎在沉默中度过，除了画一些画，接待一些外地的朋友，他几乎没怎么出过门。我想，最为值得一提的是，我走了之后，爸爸再也没有去碰那辆漂亮的铃木牌摩托车，这是爸爸心爱的宠物，他曾经带着我到处兜风，坐在他的旁边，我是多么自豪。可是，现在爸爸再也没有动过它，它安静地躺在我家的车篷里，由于那里时常漏雨，它的身上已是锈迹斑斑了。我感到有些遗憾，要是我在爸爸身边的话，无论他有多少事多么忙，他都要带我去兜风的，但我现在不能去说服爸爸了，好端端的一辆摩托车居然被冷落在一旁，实在有些可惜，看来，没有了我爸爸觉得再和它玩大概再也没什么意思了。妈妈后来去了北京，她再也没有回过广州。虽然爸爸又把家里重新装修了一番，但妈妈对此毫不动心，她大概再也不打算回广州了，她为什么要这么固执？

我喜欢我的干爹茅小浪，他现在生活在南京，和我爸爸是同行，都是搞艺术的，他们的那些画我看不太懂，但我觉得挺有意思，尤其是他们作画的时候，他们的身边有一大堆带颜色的笔，我觉得在他们的画室里，好像最忙的倒不是他们，反而我，我夹着各种各样颜色的笔到处乱窜，在墙上，在纸上，甚至在他们刚刚完成的画上，我到处涂鸦。我喜欢红色，画过一次太阳，但我没有把它画圆，它的周边被我搞得弯弯曲曲，我并不是故意，只是觉得，太阳为什么一定都要是圆的呢。干爹看了我的画，当着我爸爸的面，直夸我，说这孩子将来准有出息，我爸爸乐得在旁边一个劲地笑，他得意地对干爹说那当然也不看看是谁的孩子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和干爹相处得那么好，看得出来，干爹也非常喜欢我，我们之间一点勉强的意思都没有。我画的太阳在幼儿园最不受欢迎，老师曾在课堂

上让大家不要学我画的太阳，我无所谓，只是一贯我行我素，连爸爸和干爹都夸奖我，我为什么不能按自己想画的去画呢，不过，我的同桌蒙蒙也想学我，但他被他的爸爸揍了一顿，蒙蒙告诉我说他爸爸训斥他为什么不把太阳画圆，我对蒙蒙说，那你就把它画圆吧，免得挨打。我几乎没有什么同龄的朋友，我与他们玩不来，我觉得与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。我和干爹的感情倒是与日俱增，只是我见他一次非常困难，他远在南京，我只能时常与他在电话里聊聊天。

讲述以前的事情我的心里总有些乱，这倒没有其它原因，而是我无法做到有条理地把这些事情讲好，希望你们见谅，别说我颠三倒四，我争取尽可能讲得完满一些。还是把时间再往前推一推吧。在没有我之前，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，可以这么说，没有他们就不会有现在的我。由于我们三人处在三个不同的时段里，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机会见面，即使见过，也不一定认识，譬如说现在。哥哥和姐姐的境况，最数妈妈清楚，爸爸就很难说了，因为他们当时与他几乎无关，他们在妈妈的肚子里。有了哥哥的时候，爸爸和妈妈当时还在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读书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们晚自习后像往常一样去学校操场上散步，走着走着，妈妈突然呕吐起来，晚上吃的东西几乎吐得一千二净，妈妈觉得挺难受。爸爸在一旁吓坏了，不知道妈妈生了什么病，当时他想把妈妈送到医院里，但妈妈难受了一会就好了。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，妈妈又呕吐了几次。后来爸爸带妈妈去医院看了一次，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，爸爸和妈妈当场就傻了眼，妈妈怀孕了。妈妈哭哭啼啼地回到了学校，仿佛一场灾难降临，她太措手不及了。那是一九八四年的夏天，不像现在，这种事情在大学已司空见惯；对当时的学校来说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当事者是要被开除的。好在爸爸非常冷静，他当时表现得少有的从容（这是妈妈对他的评

价)，他很快为妈妈找好了医院，并且利用很快到来的暑假做为屏障，解决了这件最为棘手的事情。我的哥哥就这样被隔在了这个世界之外。哥哥现在去了哪里，我根本就不清楚，只是有时候听妈妈跟爸爸唠叨过。也许，这个世界根本就不会有我，我觉得我的出现，完全是一次偶然，太偶然了，这个世上肯定有许多像哥哥一样命运的小生命，没有见过世面，就匆匆地离开了。我想，如果我的姐姐不重复哥哥的命运，这个世上就少了一个叫迪迪的小生命了，所以，我的降生不是偶然是什么呢？有了姐姐的时候，已是一九八八年的春天了，爸爸当时已经在广州美术学院做了三年的美术老师，妈妈也是，当时中国大学里的年轻教师的状况几乎与爸爸妈妈差不多，一个个在业务上都很卖力很能吃苦，但是他们的生存条件都非常差，譬如爸爸和妈妈居住的地方，很小，只有十来平方米，这肯定是阻碍姐姐来到这个世上的直接原因，当然很可能还有其它一些原因，反正诸多原因造成的结果是：姐姐不能来到这个世上。爸爸和妈妈的理由是，以他们当时的状态，无论如何也不适合有一个小孩。你不知道，我是感到多么可惜啊，哥哥和姐姐相同的命运，颇值得我同情，从他们身上，让我第一次觉得生命是如此地简单。哥哥和姐姐的离世，为几年之后我的出生留下了伏笔。

我敢肯定，与我同龄的伙伴当中，肯定有很多与我有着如此相同的背景：他们的出生，和我一样，既偶然又必然。不过，我觉得爸爸和妈妈还是很有责任感的，起码他们对自己的孩子负责任，并且认真地为他们考虑一个适合孩子自己生长的环境，与他们相比，那些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的孩子生下来的年轻夫妇，倒是显得太过于草率，他们根本就来不及为孩子考虑什么，就在意外中把他们生下来了。我对此感到惋惜和遗憾——为那些成千上万个无缘无故一不小心就来到这个世上的孩

子们。

我并不感谢我的父母，他们创造了我，并把我带到了这个世上，我没有感到这是一种恩典，相反倒是由衷地感到悲哀。我特别崇拜那些坚决主张不要小孩的夫妇，他们的决定是对的，我从来就不认为是一种错。不过，这倒并不影响我和父母的关系，感情是慢慢培养出来的，我慢慢地适应和喜欢上了他们。但是，我越是喜欢他们，或者他们越是喜欢我，就更加为今后的悲剧增添了分量，虽然他们感受不到，但我从一开始就察觉到了。

我想，如果我生在 80 年代或者更早一些，而不是现在的 90 年代，这样的悲剧或许能够避免。我在离开爸爸妈妈之后，曾经认真回顾这个悲剧缔结的原因，我斟酌来斟酌去，发觉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是，我不应该降生在 90 年代。但是，爸爸和妈妈到现在可能还蒙在鼓里，他们怎能知道我活着时的心思呢。我当时曾经想过和他们沟通沟通，但是我不相信他们能理解我，我害怕他们发觉，这样一个小人，满肚子都是一些荒唐幼稚的想法，他们只会望着你呆笑，即便他们理解，他们又怎能提供一个让我满意的环境呢，所以，我放弃了与他们交流的打算。看来，我的决定是对的，我很高兴自己没有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，要不，他们也许会长时间地沉浸在这种困惑之中的。

从我一生下来的那一瞬间起，我就感到，像我这样的一代小孩子，大概不可能再有真正的童年了。如果你能理解我的这句话，我想，你也会理解我为什么会和干爹茅小浪相处得那么融洽，因为我最初喜欢上他，关键的原因就在：他有一个我喜欢的童年，我对他的童年羡慕极了。也许，你们会对我的话感到奇怪，甚至怀疑我为什么满肚子都是一些荒唐（在你们看来，也许这就是荒唐，但我还是希望你们不要这么认为）的想

法呢。我还是慢慢地来说一些我的理由吧。

我出世的时候，妈妈给我的见面礼，就是让医生在她的肚子上开了一刀，据说这有助于我和妈妈的安全。我为此感到难受，世界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血污和手术刀，它们击碎了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梦想。当时，我呼吸了这个世上的第一口空气时倒没有什么激动的感觉，相反，我倒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，我肯定有点麻木，所以，我根本就没有发出人们惯常希望听到的哭声，我一开始就让他们失望了。我至少沉默了三天，三天以来，我总是胡思乱想，我甚至对妈妈也感到失望，她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方式让我来到这个世界，她自始至终都是被动的。不过，看着妈妈非常虚弱地躺在产房的样子，我的心就软了，我放弃了责怪她的念头，我到底还是原谅了她。我知道，这不能全怪妈妈。在医院的最初几天，我难以适应那里的环境和噪音，但我无可奈何。而且，令我不安的是，我并不能每时每刻都躺在妈妈的身边，我睡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，那里躺着几十个和我一样刚刚获得生命的孩子，我总担心自己被那些穿白衣服的阿姨抱错，我每天都有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害怕厄运降临在我身上，直到我和妈妈出了院，这种恐惧才慢慢地消失掉。现在，每当我想起医院的情景和气息，我就感到心有余悸。说实话，我已对那个地方厌烦得要命，我希望自己一辈子也不要再回到那里。

从医院出来没有几天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干爹茅小浪，那时候他从南京大老远地过来，并不单单是为了来看我，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会认识我。干爹茅小浪来广州是参加一次画展，最初的几天他连爸爸都不认识，也算是缘分吧，爸爸在画展的最后一天去了美术馆，他喜欢上了干爹的画，他们居然谈得那么投机。后来，爸爸邀请干爹到家里看他的画。仿佛前面的一切契机都是为我和干爹的相识安排的，我见到他第一眼的

时候，就发觉自己喜欢上了他，他还抱了抱我，我在他的怀里是多么欢欣鼓舞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格外喜欢干爹的眼神，我看了他一眼就忘不掉了，他为什么有那样的与别人毫不雷同的神情，他为什么总是那么忧心忡忡。干爹很快就走了，我连与他说一声再见都不会，就看着他的背景消失在客厅里，干爹倒是在走前碰了碰我的脸蛋，说了一句迪迪再见。我莫名其妙地有些感动，以至眼泪都流出来了。干爹走了以后，我突然感到自己非常孤独，我经常无缘无故地放声大哭，尽管过了不久，家里来了一个小阿姨专门伺候我，但我一点都不喜欢她。我经常躺在摇篮里羡慕干爹的童年，他那时多么无拘无束，哪有像我如此众多和繁琐的干扰。有时候跟他比照我的状况，我多少有点儿感到黯然。家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奶粉，什么这个维那个素的，看了就叫人头疼。干爹是喝他母亲奶水长大的，一直喝到他六岁多，可是我呢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妈妈的奶水是什么滋味。我常想起干爹茅小浪当时与我相对应的生活，他小时候的饮食是那么简单，甚至非常艰苦，一九五七年左右，他的爹娘连温饱都成问题，为什么现在还那么健康和高大？相反，比起干爹的爹娘，我的妈妈为什么还苦苦寻找心计，试图哄骗我喝下那些我一听名字就浑身不舒服的食物？我知道她不是故意，也完全是爱护我的举动，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。总而言之，在这一方面我是不能原谅妈妈的，我甚至产生了和她对抗的心理，我经常拒绝喝她用开水兑就的奶粉，即使她勉强把它用汤勺搞到我的嘴里，我总是有办法把它吐出来，这样一来，妈妈就急了。但她根本就不知道我的用意，反而以为是我病了，碰到这种情况，她就和爸爸把我抱到儿童医院。我说过，我对医院没有什么好感，尤其是儿童医院，比起产房，那里的情形更差，到处都是乱哄哄的，到处都是小孩的哭声，到处都是手忙脚乱的家长，那里的护士不分青红皂白就给我打针、吃

药，这样倒真有可能把我搞出病来。没有办法，对付这样的情形，我只能勉强地喝下那些我不喜欢喝的奶粉之类的东西，可是我的胃根本就不能适应，我只好受罪，不分白天和黑夜地拉稀，这可能也算是我童年里不光彩的一页吧，要不，爸爸和妈妈提起这件事的时候，为什么总是说我喜欢糟蹋呢。

我两岁多的时候，给别人留下个体弱病虚的印象，我常听见邻居家的阿姨背着我的父母指着我说，这孩子怎么会养成这样，她们满嘴的叹息和同情。我想，这大概是我与妈妈对抗的结果，她哪里知道，我最想吃的还是她身上的奶水，我不知道这种感觉为什么如此强烈，也许，这是一种天性使然吧。但是，妈妈偏不这样做，她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，我好像听谁说过妈妈怕我把她的身材吃坏，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她为什么还让爸爸吃呢，我已是不止一次瞧见过了。按理说，妈妈是最疼我的，她几乎每天都为我的吃饭问题犯愁，可是，看见她对待爸爸的样子，我又感到迷惑了，我分不清在我和爸爸之间妈妈到底更爱谁。好了，不谈这些了，这种事情大概是越聊越说不清了。总之，我如今长得这么瘦弱，完全与自己适应不了饮食有关，但这大概不能算我的过错，因为我确实适应不了牛奶加方糖的味道，我有时候也暗暗责备自己不争气，为什么其他孩子就能适应呢。我到现在还不能找到一个趣味相同的伙伴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碰上一个。在吃上面我大概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，能将就就将就吧，要不总不能活活饿死吧，我可能还不能做到不吃不喝，我缺少这样的意志，这要靠将来去磨练。又过了没有多久，妈妈按惯例带我去儿童医院做检查，不检查不要紧，一检查反而又让妈妈六神无主了：我的身体里严重缺钙。我当时在一旁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，虽然我尚不知道这个钙为何物，但我至少知道这种东西还是非常重要，我在心里对妈妈说，谁叫你不给我奶水呢？医生除给

妈妈开了一大堆药片之外，还再三叮嘱，要给迪迪多晒晒太阳。听说要去晒晒太阳，我非常开心，我甚至想跑过去谢谢那个大夫，我被闷在家里的时间太长了。然而，爸爸和妈妈总有些事情要去做，尤其是爸爸，他根本就没什么时间陪我，妈妈的时间也并不多，我不知道他们整天都在瞎忙些什么。渐渐地，连想晒晒太阳的念头也变成一种奢望了，有时候，我常常扒着窗户想看看阳光，但这也成了徒劳，我家四周都是高楼大厦，我看过来看过去，都是些格子般大小的窗户，阳光到哪里去了呢，我既遗憾又有些纳闷。

我的家里有一只很大的鱼缸，大得可以放得下我，它被安放在客厅里，里面养了很多五颜六色的海鱼。我开始会走路的时候，总是跑到那里去看它们，有时候我甚至想摸摸它们，可是鱼缸比我高出许多，我根本就够不上，我只好暗暗地希望自己快快长大。在我出生以后的三四年时光里，家里最好玩的可能就是这只鱼缸了，我和鱼缸里的鱼儿们成了好朋友，我们彼此互相看着对方一天天地生长，我还给它们取了很多名字。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，可以说，没有它们，我的时光一定更无聊更孤独，我找谁玩呢，谁又喜欢来陪我玩呢，家里的小阿姨和我没法沟通，我们一直互相对峙着，也许是不怎么理睬她的缘故，她对我也提不起什么兴趣，爸爸和妈妈去上班以后，我们简直没什么话可说，只要不干什么危险的事情，她就懒得管我，我也乐意这样与她保持距离，谁也不要干扰谁，挺好。这可能有违妈妈的初衷，她是害怕我孤独才找了这么一个安徽小保姆，反正这是她自己的事，我可管不了。我毕竟拥有很多的海鱼朋友。我与海鱼朋友们相处的大部分时光是非常愉快的，只是有时候我也非常伤感，因为隔不了多久，鱼缸里就会漂上来一只死去的海鱼，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，哭得很厉害，连着伤心了好几天。后来，这种现象多了，我也就能慢慢地挺